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一

記二十五

釋氏五

幢

尊勝幢記一首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一首

方丈

西軒附

廬山東林觀音方丈記一首

西軒記一首

僧

大智禪伯碑陰記一首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一首

東都龍興寺鎮國般舟道場均上人功德記一首

嵩嶽珪禪師影堂記一首

幢

尊勝幢記

穆負

我生同氣者七人先五後二兄弟弟妹半之不弔天降割  
 于我今年春夏次妹安國寺大德尼伯姊前烏程令弘農  
 楊夫人逾月繼酷先是兩兄郴州刺史贊前右補闕貶連  
 州司馬質從官於遠員洎弟妹前監察御史賞前監察御  
 史河東裴其妻痛支體一斷終天不續乃相與鬻衣尾直  
 揭茲靈幢願得輕風微塵洎日月度影之所及也深茲至  
 念慘與之怛一作俱然則巍巍末末斯乎一作期受風土日月  
 無極焉是幢也實表安國之塔伯姊之隧貞元六年秋七

月七日前侍御史穆員記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白居易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  
 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  
 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岡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塋于奉先  
 寺附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  
 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  
 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  
 囑累集作果而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  
 童授蓮華經於釋巖既具戒學四分律於釋吾後傳六祖  
 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心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披閱集作

經根論技又圖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脩定與慧相養蓄

為道教揭為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輔大

德位涖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

貴賤若賢愚若中小大乘人遊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

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為儀言為法心為道場者則

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此耶同學大德繼居

大集作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一作藏

周常賁懷尚圓恕圓昭獨本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

刻既成將師治集作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為記記既訖

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闍維不六

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方丈西軒附

廬山東林寺觀音方丈記

釋元楚

觀音於諸先覺猶孔門之有亞聖其悲智應用鴻纖毫億

刹常如是諸掌是以郢川屈父因伯兄宗厚上人為空王

入室弟子手足相愛嘗得聞斯語遂捨二十萬於新殿東

南造觀音方丈一間四一作厦西嚮峻棟岌岌間出廊廡

又以香泥伏普門功德克類端莊天飾梵儀如語如嘿危

冠百寶風容動搖式繫拳拳靈贖斯在俾愚非薄旌冥堅

貞愚無文苟欲贊其播植善稼於斯而已矣噫茲寺也自

晉于唐五百餘載以土木有壞因而造一作之者數也真

風未弭因而復之者時也由是前九江太守給事中傅陵  
公奉詔指撝之舊龍象三十人經營建立之方三四年基  
構宏壯特新前降際一作遂得鑪峯增色圖諱拜張車蓋貴  
遊結轍林下逢迎相賀輝動巖軒挹虎溪之波瀾清塵尾  
之風韻閱繹故事飽飫前生從容吟嘯而去若是則安知  
來者之無柴桑乎往者之無鴈門乎矧馨香庭實千花雪  
明垂脩白社期在旦夕矣愚江干宿一作暮齒常夢寐舊岑  
力杼肺腸遠謝泉石亦厚公之惠也以唐十六葉聖宣皇  
帝大中六年壬申春二月十五日江夏僧元楚記

西軒記

鄉宗元

永貞年余各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

馬至則無以為居居

文粹作寓龍興寺西序之下餘知釋

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於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面

粹集

作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

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眾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

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馬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

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

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

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

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

志諸戶外其一以貽選上人焉

僧

大智禪伯碑陰記

楊伯成

夫道非言言以明道也空非相相以泯空也禪師彌天宜符曠劫傳中出等等騰一作勝非非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上

自宸宸下達蒸黎終仰青蓮之光旋驚白林之會中書侍郎嚴公探秘藏決詞江洋洋兮文宗昭昭乎靈迹其殊昧

先覺忝在後塵糾合群公激揚衆美豈翰墨以云朽將金石以齊固所為一作謂非六經曷以明夫子也非四偈曷以

曉真如也凡捨淨財者人具顯爵里于時歲在辛巳五月庚戌十八日丁卯皇唐開元十七年傳中一作傳印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

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中野文粹竹野中其形塊然與草

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

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

寒暑寂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囂然此心不動其內則

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

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守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

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

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

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

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集作物

以遊人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攀羈集作物

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夭壽仁鄙之殊由  
此作也斯蓋出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穉穉耶建  
中二年予以使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  
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佛式纓塵携手按足洗我以  
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  
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  
志于石

東都龍興寺鎮國般舟

一作若下同

道場均上人功德

記

穆員

按經文我以神力供養不如以身供養故曰若能燃手指  
乃至足指者是名第一之施蓋菩薩之行也今我上人

以百兩臂爲爐焚香千度用夫苾芻骨之義以簡萬望夫以百

福莊嚴之重千度焚燒之苦與夫一指之功不爲多乎又

刺體之血以嚴經像若素爲塗若繪爲綵若寫爲墨凡成

就阿彌陀佛一軀觀音世至二善二菩薩各二事經千卷

經一有稱字以皮爲紙以血爲墨書寫經戒亦菩薩之行也曷

若加之圖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畫取諸身乎上人姓王

氏東周河南人七歲喪所恃十一喪所怙童蒙孤子無兄

弟之親自毀其生用集封樹已而嘆立身揚名無逮既往

乃發大弘誓以報罔極大曆五年始居龍興寺鎮國般舟

道場爾來足不踰閩者垂三十載其爲業也形不住心夜

不息畫外不啻百刻之一中不遷萬化之二勞其形與天

徒精其志與日新蹈極樂於自竭之操前後以一月有一  
旬有九一作五日爲一息者不記百數其願以本尊本以願

爲願其病以衆生之病我爲病我生未已我病曷祛我病  
未祛我願曷已然則大慈大悲之誓竟我願云竟無邊生  
生之苦盡我病焉盡我生有滅我願與生生俱生我形或  
勞我心與極樂無極巍巍乎可思量哉負太夫人河東郡  
太夫人性合真如業通禪寂嘗謂學者千萬達者二三苟  
未至於心離有無跡超生滅則苦行爲難爲至誠格諸天  
念嚮群望亦見使見聞聳善遠邇歸心况乎嗤嗤廻向之  
徒聞道甚稀暗相且衆則上人所以持本教濟衆生與夫  
禪門諸祖迭爲舟梁可無媿矣又懼夫物之尤者見異於

類行之殊者或疑於常山命小子以紀精一作積苦之能加  
以題之於此貞元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前侍御史河南穆  
員記

嵩嶽珪禪師影堂記

許壽

壽僅童知佛業儒雜老嚴德慕玄空一作究靡極營儒身及

進士第一年尉告成明年遊是嶽謁律德唯珪上人引將

布覽至珪大師影堂珪公日子嘗識珪公覺疑否曰未云

珪公覺道靈威莫可周名獨有嶽神爲大師移植松柏於

東巖事碑塔所不書珪公之誠一作誠杜從袂也且佛說群

經事又焉可徇珪公謙勝哉珪欲頌之患辭不文子進士

也矧僅童知佛尚一有書字信珪公謙勝乎壽唯藏惑偶得嵩

陽居士喻應直與洛陽處士陳惟復書言岳神為珪公植

樹事甚備曰大師法諱元珪俗姓李氏伊闕縣人也太宗

廟甲辰歲生高宗代癸亥歲具戒玄宗帝丙辰歲化滅歷

年七十三始隸閑居寺習律安少山林味禪後廬龐鳩將化

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志閑居寺東嶺我滅爾必塔吾骸于

茲開元十一一作二年素力允師之志喻陳二高士曰大師

嘗寂定結廬一作廬於山巖一作廬於岳神輕步謁大師大

師覺精神不世謂曰仁者胡來而一作善來彼何往一作胡為而至神

曰師寧識我耶大師曰吾觀佛于與派生等吾一目之豈分

別識一無此字耶神曰我斯一作岳神也或作能以性一作死痛害

一無此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一作大師曰汝能生於人

一無此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一作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

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一作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

尚不能若一作是又焉能生死吾也一作神稽首禮曰我

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而謂是神一無此字一作豈一作知師有廣

大過空之智辦也一作願授以正一作戒梯拔世間一作我度世大

師曰神一作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

戒哉神曰此理也非濟岸梯杭之事七字一作止求師戒

我身為門弟子大師辭不獲即為張座焚香秉爐正几曰

付汝五戒汝一作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敬

奉戒一作大師曰汝能不姪乎神曰亦娶也大師曰非

為一作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盜乎

下同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盜乎



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大師曰非為此也謂嚮取二

一作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殺乎

神曰正柄在君一作實焉曰不殺大師曰非為此也謂有

濫誤混疑一作疑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

正直焉能有妄乎大師曰非為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

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一無能大師曰

如上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繫以有心

為物而無心想身如能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

不為老跳身為帝王不為崇高命子為輔相不為富貴無

此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竟一作寂默而不為休悟此

則雖娶非妻也雖嚮一作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

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與萬物則羅欲不為淫福淫禍

善不為盜濫誤混疑一作疑不為殺先後適天不為妄昏荒

顛倒不為醉是為一作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

無眾生則無我無我則無汝十一字作無併佛無眾

一作戒哉神又曰我神通亞佛大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

五不能佛神通二字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

啓曰可得聞乎大師曰汝能接一作上帝東天行而西七

曜乎神曰不能又一作曰汝能奪地祗融五岳而結四海

乎神曰不能大師曰是為一作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

皆滅萬法一作而成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

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

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

界英華無此十八字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能此一字牢

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十三字英華作自恒

一作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一作無法無法有

無一作主是為一作無心如我悟一作佛亦無神通也但能

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岳神頓首作禮曰我誠淺昧未聞

空義大師指我戒我我當化矣十字一作師所更何業因

何拘塵界八字無字我一作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大師曰吾

觀身無物觀物一作無常法窟二字無此塊然更有何欲神

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

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縱知有佛有神有能

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也此一字大師曰無為是無為

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須請告我四字一

意垂大師意不獲遂三字一作言曰東岳一作寺之障也

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能能字一作屏擁汝能神力移北樹

於東嶺乎神曰謹奉一作命矣又陳我假昏夜風雷擺搖

震運十二字一作然昏夜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大師門送

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衆衆字一作又復碧煙紅霞紫

風皓氣錯散四遠十四字一作嵐幢幡鉞一作珮凌高

寢空四字一作凌其夕果有迅一作風吼雷奔雲震電大

壯棟宇岌業將圯定僧瞻動牙提仆叫十八字一作棟宇

大師安一作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相契矣啓一作且和

霽則北巖松檜一作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此一字大師

此一字

謂其徒曰吾歿有塔我者有碑我者無紀是事十四字一作吾沒後  
無令外知人將祇我也若為日實等得開元中喻陳二居士狀將字  
師之行因珙公請為影堂記遂群而書之

此篇英華自結廬而下多脫誤今以景德傳燈錄  
增入其異同注為一作

授正四十六字 五月十七日

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二

記二十六

觀院附

荆州大崇福觀記一首 天柱山天柱觀記一首

脩仙都觀記一首 新脩龍興觀記一首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一首

尊像

下泊宮三茅君素像記一首

童子

黃仙師瞿童記一首

觀

荆州大崇福觀記

陳子昂集無

維大周揖讓受唐有天下十載施化育德揚光顯仁天下  
 咸和中外胥謚僊門法寓澤罔不暨粵若無上太祖孝明  
 皇帝神明睿哲龍德而隱君子勿用于一作我諸宮歲  
 春風霽霽時雨謳歌歸之允矣太王王季岐鎬之漸也於  
 戲西伯潛聖而遺其三齡故我太祖始安時處順乘彼白  
 雲以歸帝鄉方城之人嗟咨涕洟靈魄罔遣廼以珠襦玉  
 匣閔茲衣冠穀林方崇喬山未掩龍輜梓寢在茲觀者七  
 月焉餘滅化北顏塗暨積逮皇帝順人樂推鳳翔虎變追  
 革顯號宗祀于明堂躍誠疑作試易或躍所曆莫不昭晰  
一作皓皓一作寵光也長史弘農楊元琰雅量川瀦貞節嶽立有倚  
 相墳典之博子囊增名之忠遂稽皇圖徵文獻以為會稽

之廟大庭之初其事上矣乃表上遺跡祈飾山階司賓卿

于惟謙地官主事魯女傑咸經沐浴邦憲昇官周京亦恢

廓微猷任佐誠請時皇帝方垂拱璇淵之中以恩大化故

書奏不答道士孟安排者玄稟真骨記上階黃裳羽袂囊

中竊感蒼梧遺化長沙舊寢不可以不昭一作發聖世復

重理前狀伏奉闕下至于再三天子乃闕然遷思迴慮旌

別斯觀錫名曰大一作崇福焉時龍集巳亥聖曆之二年

也翌日又優制褒崇時降銀榜仙書鳳篆飛集王官一作

天文昭回瑞我駉郢則有踰岐山越梁境梯衡霍浮瀟湘

鬱荆門麗江徼一作莫不翼戴抃舞凜雪心目者已安排

乃喟然嘆曰道惡乎在名惡乎在茅茨文軒未始離也朱

宮玄圃未始乖也損之而又損之思乎思無爲而無不爲  
知乎知則我何拘於常見哉而不謂熙帝庸也遂經玄都  
爰伐琴瑟作爲仙觀之宮文彩構檻砮砮砌一作階檻拱  
森鬱以宏合藻井翕施以天開瑤壇躋於上清銀闕表於  
中界高步玄一有記雲肅一有綱然靈風鬢鬢紫陽之天  
一作也然後題顯曜金格道相朝浮彩雲夕滋清露耿  
哉邈乎信皇靈之所感發矣蓋金簡玉牒可存而不可知  
崑崙方壺可聞而不可階也猶且曰一作道錄貴乎真經  
况皇明帝載昭鑠日月而已乃刊石作記以傳罔極

天柱山天柱觀記

吳筠

太史公稱太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岳作鎮

浮括蒼輦十山爲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粵天柱之號

之霍及一作此三峯一稱矣其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

中亟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也靈仙所貴興雲雨潤萬物

也自餘杭郭泝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崢嶸幽徑窈

窕纒越千步忽巖勢却倚襟領環拚而清宮闢焉於是旁

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于茲以雲林

爲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爲之馴擾晉書逸

人傳具紀其事可畧而言自先生闕景潛升而遺廟斯立

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廣仙跡爲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

其名者爲之大滌雖寥邃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上帝

陰宮耳爰有三泉二軌一濫殊源合流水旱不易擁爲曲

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温而育萍藻既漱而飲之  
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木飄厲故棲遲者  
心暢而壽永盤礴紆燠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况於  
人乎貞觀初有許一作素先生曰某懷道就閑存微不起後  
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紫微暨齊物夏侯子雲  
皆為高流繼踵不絕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群寇蟻  
聚焚蕪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  
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氓景附復  
輯其業筠與逸人李玄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  
子靡昭厥由故特志之表此貞石

脩仙都觀記

段文昌

平都山最高頂即漢時王陰二真人蟬蛻之所也峭壁千  
仞下臨湍波老栢萬株上插一作峯嶺靈花綵羽皆非圖  
志中所載者昏旦萬狀信非人境貞元十五年餘西遊岷  
蜀停舟江岸振衣屢潔詣諸洞所石出靈竇蒼然相次苔  
龕古書依稀可辨時與道侶數人坐於下須臾天籟不起  
萬竅風息山光耀一作輝於耳目煙霞拂於襟袖相顧神踈  
若在紫府一作氣玄圃矣牽於形役不得淹久瞻眺惆悵書  
名而去爾來已三十四年大和庚戌歲自淮南移鎮荆門  
有客由峽中來者皆言當時題紀文字猶在觀宇歲久臺  
殿荒毀不三數年必盡摧沒於巖壑矣乃拾一月秩俸俾  
令脩葺子來同力浹旬報就去年冬十一月詔命換麾幢

再領全蜀沂三峽歷舊遊依然境物重喜登覽聞泉聲而  
緩步愛松色而難別遂命筆硯志於巖谷時大和七年正  
月五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一作觀察  
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成都府  
上柱國鄒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段文昌記

新脩龍興觀記

崔雄

茲觀隳圯綿歷歲時垣墉靡一尺傾危墮敗十無一二荒榛  
蔓草扶踈蔽絕唯天尊殿畧存雄仰躅真宗佩受玄錄有  
年矣昨到郤蒞事三日謁先師廟朝紫薇宮迴車抵觀荒  
涼擁穢不可以前乃命鏗荆棘闢壞門芟夷蘊崇薙披萊

寒景移方就一逕及昇殿啓伏禮真聖周環步榻僅不容  
足雖仙像儼羅其為鳥鼠攻毀殘穢不堪具紀於戲有以  
見澹薄無為之教也我國家老氏之枝葉况又玄宗皇帝  
金真居于殿內凡曰臣下得不展敬乃亟工度木構新替  
壞率皆完葺築壇植栢森列左右不十旬而功就於是虹  
梁駕瓦粉繪丹雘煥乎栢奕周匝垣宇真丹臺碧洞神仙  
之宅况若上清之靈圃也凡一畚土一酌水率皆微俸薄  
祿備功物價靡敢虧於時直然後命道侶分掌啓閉脩灑  
掃幢鍾擊磬以時醮奠而城隅跬步瞰郭倚山下臨巨川  
東注渤溟青山白日日極煙樹實一郡之勝槩矣將來好  
事君子得不繼其闕歟大唐咸通二年歲次辛巳秋七一作

九月刻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李觀

新定劉法師大漢之遐裔也老氏間氣性識冲厚體貌魁

岸弱齡味道雄節邁古淮海勝景無不遊覽集作綿歷內蘊研

精茹木歷載三紀雖形存方內而神汨集無此太素天機

不淺積學所運也可與董奉抵掌葛洪拍有先生以至德

三載束身制度配住茲觀歸然端居煙霞排空松桂蒲目

抗出塵之想秉超世之操無何大曆之初綠林狂寇作禍

斯邑居人萬戶冰裂瓦泮解曝骸骨於郊野注膏血於丘壑

桃源化為戰地羽客修以遂轉先生乃披霓裳丹訣將適

南岳途經鄱陽先相國第五琦時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

之樞石帝王之股肱波澄萬頃壁立千仞先生於走植杖

以請謁一見而歛衽再見而倒屣忘言相契志集作率意偶

合于時先生法集作跡播南楚聲動人群一作八群故江西連帥

路嗣恭其人寥廓之勁翮鈷鋼之利器忠信亞前史文武

表前代雖受年不永可與三傑並駕復雅重黃白一作老尊

崇虛無始聞先生望風委質先訊集作許以簡禮後聘以車

乘一集復躬以迎奉服門人之禮約方外之友如是未幾路公歸

朝先生汎若不繫之舟集無此亦厭凡境大曆十三一作

年旋此舊跡未盈數歲陵谷殊狀親戚耆宿淪喪畧盡所

止堂宇荆棘生焉聞其儀像埃塵磨滅寒葉一作墜於灌

木山鬼聚於叢薄先生頓一作對非足而四顧攬涕而興歎惜



馳光

集作鷲

於過隙念往事於餘燼乃假村閭丁壯戮力芟

剪枝築頽址掃除崩榛構長廡以梓

集作柯

漆飾危殿以頽

素激引玄旨招携道流先生乃於其觀西南隅獨立高堂

智者與議良工操斧馮山建基鑿石開戶墜磽确以植靈

草撥崢嶸以樹脩竹苔駁竹逕風吟步虛巖收

集作生夏雲

林散秋色先生方擬梧長

集作清

嘯煮茗留客且我所貴者

隱隱者道道以隱而含耀隱以道而無悶翫是幽處得非

仙府不必瀛州方丈乃為絕境先生自然以得真依真以

養生蕭灑無事機悟

集無此字

恬淡曾

集無此字

無戚容高談能離

堅放意能了空噫噉

集作喜

老莊之微言先生決之如叩鐘

人間榮位與多財先生視之如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屈或所與遇者其唯縱古之士遁俗之人在乎昔

玄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垂五十載億

一作黎

庶輯恠四夷

亦寧自後國家

集無此二字

多故皇帝盱食二教消弭兵符競

趣深慮是法不可振茲二教者三界之根柢群生之雨露

使匹夫取捨亦有損益用之於上其可廢乎竊悲大塊勞

我以聲色要我以名利未果握先生之手登先生之堂然

不死之術願與共有臨壁抽思以旌善人某年月日記

尊像

下泊宮三茅君素像記

王師簡

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人活國其用不極繇乎恬澹

一作者則詰真理乘化出入人紀罔窮廣成枉軒皇之尊

漢

闕令闡玄元之訓冥搜虛極呼吸日月上賓之軒代有其  
人茅真君伯氏仲氏虔奉玄樞退然若喪脫履萬類騰跡  
三清學宗其門者綿代不絕時謂朝山之月肩駕擊轂白  
鶴紫氣必應其晨或者詭說則曰真君長往亦以緇吳越  
司命籍人寰生死吾不知故闕書且嘗遺一畝之宮于山  
之陽去而復返其號不泊之一有治榛蕪積焉游者憮然  
則有東周黍離殷墟麥秀之嘆矧靈仙何處哉我河東廣  
平公一作我河東公此藩吏之師法實奉黃老以根政源嘗  
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一作以宅清靜一作玄門垂祐有  
國有家者屬焉繇是捨俸一作八之錢以宏其棟宇置真君之  
性肖其儀形設雲幄於一作四楹分玉座而鼎足以嚴其觀

變侍童衛焉以備其教龍一作兀君君子一端翊焉昇其堂塗

稽首拜手忽若前後左右一作此一作節羽衛從諸天行揖其

冰容以敬以肅則若美其一作日口一作美流涕發論破人昏

惑徃真之跡將墜復振此一作狄之演翳事而弘深其率教者

曰興廢繼絕則由乎人蒙一作徇獲祉必感乎至公恒以黃籙

法會元辰脩畢仍歲必緝一作敷紫陽玉真當負宸而頒命列

陪位而贊拜一作整雜天籟宵一作燭如星奉章上玄昭啓昊帝蓋

所以保和封內儲慶皇家一作門閤之祥我事丘禱至哉賢侯

之業也粵元和甲午歲十二月二日新宮始成無傷物力

公之宇內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合造化道士孫智清玄

門龜龍以標儀矩受成事指顧而叶焉乃欲章明靈跡延

校本作聲雜

卷之八

耀丕業請介一作於戎政者譏而刊之師簡諗于良畫故不敢沒其美云

童子

黃仙師瞿童記

符載

朗州桃源桃花觀南岳黃洞元居焉有弟子姓瞿字伯庭年四十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懷厭世之志大曆四年庚寅歲自辰溪來稽首宇下願蔭道域廁役隸之末位仙師以慈物軫慮遂許之雖處童一作孺給侍甚謹在醜不弄率性恭默每旦暮仙師脩朝拜之禮攝齋莊之色焚香搥磬叩頭擎跏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衰矣或繼往獨行入谿洞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仙師讓之輒云偶

造佳地遭遇神聖觀雲

一作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滯然

忘情不樂故處因求願

指往仙師曰靈仙之府必在左右

然尚幼小謂所至之地不即爾也無何有丹砂之役後領

至襄陽市闐闐之下齊人浩擾則瞑目不視神氣醉泥返

至逆旅通宵而後醒問其故捧手對曰太撲散壞者久矣

今之人圓冠方屨以詐相尚以利相市余所不堪方大駭

其說不敢以常僕僕之其後數以前事詣仙師亦有意將

逝厲暑雨壞道不得果去八年癸丑夏五月甲辰晦正衣

服拜訣于戶外自言靈期逼近難可留止請自是往至日

月合於鶉首復近於茲地焉仙師少加撫愛未即聽遣室

有同學道士朱靈辨者恐童子精神懾懦為妖邪所攻將

欲顧丹筆符而禦之。不憚且多傲詞云則他辰之相見  
 歲在降婁矣。庭際有大栗樹遠人不過數仞遂背行冉冉  
 從樹旁滅没化去有聲隆隆然如風飄雷震衆以為事出言  
 無一作妄恠愕失次馳告憐落共四圍而索之千崖沉沉漠  
 然無聲洞西行一二里有巨蛇威猛甚盛自道中拖腹橫  
 據勢不得近次至于東隅見右足八指羅印於地上一無此字  
 折弱篠八枝縱橫插植若誌冥驗之數餘不復覩先是未  
 潛景之日割芝圃間獲珉石圓一作大如五銖錢朗瑩可  
 愛跪而授師曰此秦客棄棊子也幸加秘護後有符契仙  
 師靈辨狀之不昧惜向時之無斷俛然發篋復覩故物其  
 慙愧慕望者可勝言哉後經時曾白晝假寢輒勿罔而

中掘衣之嗽診其容態但以承事尊上為疲耳至於日  
 者之約無替正四仙師以建中元年自武陵卜居於廬山紫  
 霄峰下古壇石室高駕顛氣載弱歲慕道數獲踐履其域  
 話精微一作微之際得與聞此太息良久自感悟曰神遠人  
 乎哉道遠人乎哉夫瞿氏之子受天之氣生人之世百骸  
 六臟非有乎卓然異色也以一誠之志唯巖洞是慕彼秦  
 人之宅尚得而往况仙師遁栖空山垂二十年根之以渾  
 元守之以太和遺肢體冥耳目息歸於踵神舍于素窈窕  
 冥冥中含至精方將入天地之門遊化初之原原磅礪萬物  
 不見其朕豈鸞鶴之馭而蒲其道歟門人先往而師資尚  
 淹留塵世天其意者以時人溺於羶腥汨亂正氣多札瘥

天昏之患使布陰德太疑作大拯生命符三千之數耶弟子  
風波一作流之民不能自拔泥淖繼芳金藉徒以區區文字  
紀其糟粕不亦悲夫然庶示於好事者共為起予之地耳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符載記

校正四十六字是日集同館諸人公祭東海公於瓊

島畫齋禮畢入抱素書屋閱此五月十七日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一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三

記二十七

宴遊一

宴遊

始得西山宴遊記一首 鈞鉏潭記一首

鈞鉏潭西小丘記一首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一首

袁家渴記一首

石澗梁記一首 小石城山記一首

溪谷丘記一首

右溪記一首 新安谷記一首

黃溪記一首 龍興寺東丘記一首

園圃

菊圃園記一首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一首

宴遊

此集大率篇目各以類分而此卷自卷首始得西山宴遊記以下至小石城凡八首皆藜雜其名蓋柳宗元一時之述也觀其詞旨次叙纍如貫珠故不可漏畧一題而差其先後也因專命其門曰宴遊仍冠宴遊部之首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若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知幽泉恠石無遠不到則被草而坐碩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作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林

集無有異態能字集水字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惟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抵集作異

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冉集作溪斫捧莽焚茅筏窮山之

高而上集作攀援而登箕踞而遊集作則凡數州之土壤

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空集作尺

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

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乎與颯氣俱而

莫得其涯佯佯集作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

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

見而獨集作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物不異集作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

四年也

鈞鈿潭記

前人

鈞鈿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齒集作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上集作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遊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余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濛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此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余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歟

鈞鈿潭西小丘記

前人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而面二字集作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鈿潭集本不潭字西二十五步當湍之集作而峻者為魚梁梁之上集作有丘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恠集作壯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能巖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噐用剗割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立集作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蟲魚集無此二字之遨遊舉熙然為巧獻技

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澄澹之聲  
與耳謀悠悠集作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  
匪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集作噫  
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鄂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口增千  
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遇集作遇而陋之價  
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  
遭乎書于石所以賀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前人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  
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集作全石以為底近岸卷  
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堪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

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集注一作披遊魚類拂潭中俯  
乘空目光下澈影布石上怡集作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

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形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  
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  
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集作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  
二小生曰恕已曰奉一

袁家渴記

前人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鈎鈎潭由  
溪口集有而字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  
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未中幽麗奇處也



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集本流者為渴音若依上與南

嶺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深集作潭淺渚

間厠曲折平者流集作黑峻者沸白再集作行若窮忽又

無際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石上生清菽集作冬夏常蔚

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榎楮樟柚

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

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翳勃香氣衝濤旋

瀨退貯谿谷搖颺蕨蕨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

其狀未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而出傳於世其

時地世主素氏故以名焉一作皆唐文粹

前人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氏橋其上有泉幽幽然

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許十步其流

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蘚環周

又折西南集作行旁道集作巖石下比隨小潭潭幅負減

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人集無

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恠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

其顛讀動其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余從州牧得之攬去

翳枋集作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灑而盈惜其未始有傳

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

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古文苑卷之五 石渠記 前人

石澗記

前人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氏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空集作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天集無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本能鱗之石均磨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集有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廿六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前人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里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集之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始集作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逾集作以為誠有又恠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復集作一售其技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且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

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溪谷

右溪記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砥兩岸  
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  
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  
在人間則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  
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  
與桂蕪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  
銘石上彰示來者

新安谷記

穆貞

京洛佳賞盡走乎闕塞次則東城以桃李繁華相高北山  
灑陽有崖谷谿洞之勝蓋天然踈鑿以遺來者而人不之  
爭我公懸車之三年探得其最取凡遠于一作國門邇于闕  
塞者四之一買之一有直一有減於東城之貴者亦如之連岡  
疊磴中斷夾闢為其拱躡如狀如意翠竹茂樹縈環森羅  
為其綠飾如續如織泉出山腹釀而為池醜而為派帶於  
竹樹葱籠之間池可行舟派能流響果園蔬園用以為溉  
其餘與灑水合于山下臨玩之美耳潺湲目磷磷不俟漱  
浥而煩襟如洗於是卜灑之上泉之側周竒顧盼擁抱之  
勢作為新亭春之日百花流鶯笑語蒲谷迭相為主待一作  
代人為賓始至也若讌賞之之踈將去也若怨棄之之速

夏之日清風入林徘徊不散若為繁暑與之竟夕而流泉  
娛客亦奏雅音秋之日霜淒氣蕭萬像畢清亭中一望超  
忽天外而片雲行鴈又似與賞心遠目相期於前冬之日  
木落天迴遙山入戶可愛之景照於陽坡遲遲為人人散  
而歛凡四時暇日公與大夫從甥姪子孫携琴樽翰墨游  
於斯燕於斯慈顏怡天和熙一觴舉萬福隨穆穆雍雍異  
晷夔夔中外且慶如填如麓公曰人生知足為富當時為  
昔荷俟外獎則此一作知地足以忘年何必陸賈擊鮮疎廣  
散金然後為適興王氏之少長咸集潘家之兒童稚齒吾  
之適也爾群子識之謹按春秋之義地從主人今我公開  
國新安則家谷宜以新安為稱新安之為鮮也既所以旌

新之安亦所以祝吾家之慶與茲山之賞日月新而未未  
安安之謂也又江南有新安者山水之異絕于一作乎中國  
維其似之是以命之第三子員受命紀石且若從者名位  
列之于陰也

遊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  
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于湘  
之源南至于隴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  
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益州之始二字集七十里由東屯  
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如山碧之華葉  
駢積集作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

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

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紫膏渟來若白虹沉

之集作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南

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頤集作領斷

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

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廣集作水鳴

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

為人時所居也集作其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

死神更號黃氏迺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

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

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始乃

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也

八年十月五日入六日歸柳州本作五既歸為記以啓後

之好遊者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前人

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

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坳伏灌莽迫遽迴合

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還日星臨轍風雨

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翁作

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

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切窪抵植

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挽先入綠綺幽蔭蒼蔚步武  
錯迕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愜室曲有奧趣  
然而至焉者徃徃以邃爲病噫龍興末之佳寺也登高殿  
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以曠也而於是  
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遊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  
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處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滄  
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  
遊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集無此字故書以祈後之  
君子

園圃園

菊圃菊記

元結

春陵俗不種菊時自遠致之植於前  
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唯心菊也方華可嘗在藥  
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地趨走猶宜徙植脩養而  
忍蹂踐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日植其身不可不慎擇  
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世忍傷奈何於是更爲之  
圃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  
亭旌旄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則  
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

符載

南雍州地靈氣爽號爲雄勝峴山漢水環抱里閉東西主  
人有問於我我或致讓其地荆楊淮楚之不侔也繇是侍

御史張公得風景之高朗依連帥之仁愛遂此一廬作爲  
宅居居有園園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許步南值  
漢高廟正相當佛宮數四與岑巒灑迤蒼蒼松檜<sub>也</sub>爲庭  
木前有名花上藥群敷簇秀霞鋪雪灑瀲灩清波後有舍  
桃朱杏的皪蔭藹殊滋絕<sub>也</sub>冠他囿每天清雲淨雨霽  
風息山僧羽客泊簪纓好事者亟來從之開軒設簞耳日  
祛曠煮茶摘果動至酣樂出門爲人褰宴居城山林適自  
中得萬累何遠故公用是上才草聞風聲舊齒曩曹翰飛  
青冥令手操財賦之柄心寓希夷之際人謂官薄我有浩  
氣屈伸通塞類如也即西園之地實張公營道之場也是  
可棲心拔俗之遐曠也如此載匡廬遁客目游履踐故<sub>廬</sub>輒  
書衆美于素壁之上使異日造辟強者遂用之爲導人云  
丁丑歲六月庚午推曆者以爲金畏火而伏之日也符載  
之記

校四八十三字 五月十八日雨竟日不出門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四

記二十八

宴遊二

亭二

沔州秋興亭記一首

盧卽中潯陽竹亭記一首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一首

馬退山茅亭記一首

寒亭記一首

殊亭記一首

廣宴亭記一首

鍾陵東湖亭記一首

二公亭記一首

沔州秋興亭記一首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濩而和聆



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一作慘則悴慄則止泰

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情性耳目

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

之良也埋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聽此一無訟堂之西因高

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故俯視滄浪一作

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覽集作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

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

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

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

宇無雕斲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集仁智居之

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之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

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泊搖落之

時則俯頽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序一作則日

素彩於簷楹一作則樓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

而詩人之興常在當一作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

余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

俯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以記二字一之一作皆唐文粹

盧即中潯陽竹亭記

古者半夏生木槿榮君子居高明處臺榭後代作者或用

山林水澤魚鳥草木以深其趣而家一作景有大小道機

有廣狹必以寓日放神為性情筌蹄則不俟滄洲而閑不

出戶庭而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卑

出戶庭而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卑

獨孤及

其製集作欲而高其行故因數仞之丘伐竹為亭其高出

於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過鑿戶墉費不過剪茅茨以儉為

飾以靜為師辰之良景之美必作於是憑南軒以瞰原隰

冲然不知錦帳粉闈之貴於此亭適也前有香草在石杉

松羅生密篠翠竿集作筠臘月碧鮮風動雨下聲比簫籟亭

外有山閣燼城峯名香爐歸雲輪囷片片可數天香天鼓

若在耳鼻是其所以誇逋客而傲漢貂者百里奚爵祿不

入故飯牛而牛肥盧公恬智相養於是竹亭構而天機暢

嘗試論亭之趣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景集作境對而心馳

也欲不足則患不至集作去故意愜而神完也耳目之用繁

於物得喪之源牽於事哀樂之柄成乎心心在於內而事

物集無此字應於外則登臨此外途其適一也何必嬉東山揆蘭

亭爽志蕩目然後稱賞公欲其迹之可久故命余為志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前人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廡廡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於是乎集作此字賓客有止之集作底止羈旅有寄寓而是邦下

也集作與兩越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為地遐途窮而瑣

瑣行邁之罕到也則殺其禮而闕其物焉無脩除之備無

井樹之設及客集作賓至則候人不為導里不授館而盤飧

薪芻之貺業集作棄如也由是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何是

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寄擢王公昕為南城公至之日則制

其集作考於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之疾苦凡三月

而南城之人和於是飾廐置以候賓客葺旅次以待羈旅

夏六月築其館辨其域于道用作新亭于館之陽夏屋耽

耽俯瞰濬壑賓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剷集作境埒堦坎

窳以為大逵屬之于溪設雙船集作於清津以備逕渡集

經每將之迎之則自郊勞至於致飲集作無曠禮無違物

而茲亭之經始也取廢徹之材以利集作用用迺有節入

鞭扑之贖以充工工忘其勞崇棟宇之製集作杜燥以禮

集作賓賓至如歸三者不愆于素功是以懋政是以立若

行者有犯較之祭居者脩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醴酒以贖

之則溪雲竹風生於戶集作曠而綠野青山為之集作亭

衢三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可以道四方之志焉茲又

勝會之佳境凡庶頌以興利革故以謀始脩禮以備物信

功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刊作者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

他山之石何以在此此字集是歲庚德二年也

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構

樞節稅之華不斲椽不剪茨不列墻白雲為藩籬碧山為

屏風昭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蛇奔雲轟亘數十

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落集作星拱蒼翠

說狀綺布繡錯蓋天儲集作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

然以壤接服荒谷參夷微周王之馬跡不到謝公之屐齒

不及巖逕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

別本作乃構作  
我攸梁攸字

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乎信乎故人和人相故政  
多暇日繇是常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構作我攸宇於是  
不崇朝而攻木之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  
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彈  
絲桐日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入極萬類攬不盈掌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使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  
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  
跡鬱埋是貽林澗之媿也故志之

寒亭記

元結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僱令間咨曰縣南水  
石相勝集作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

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以階檻憑  
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脊絕巔若旦暮景風煙靄異色  
蒼蒼石礪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  
來世於是休於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  
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合集有命之曰寒亭集有與字乃為寒  
亭作記刻之亭背

殊亭記

前人

癸卯中扶風馬向蕪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故政  
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  
理身終不自理况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昭我畏  
暑且為涼亭亭臨大江復在集作山上佳水揚集作蔭常

殊亭記

蔭常

多清風巡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殊跡殊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于亭側度幾來者無所惑焉

### 廣宴亭記

前人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而以集作為候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實吳故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脩之命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脩廢遺尤異之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之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侮往乎集有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裁畜簡札待集作

為之頌故作廣宴亭記以先其意云

### 鍾陵東湖亭記

符載

雷霆風雨蕩揚之積也河海川谷洩陰之凝也樓觀臺榭宣人之滯也天氣鬱則兩曜不明地氣塞則萬物不生人氣壅則百神不靈我常侍李公架崇岡作新亭導百骸理七情用斯義也况是郡也翼軫之所照燭江湖之所潏射扼七城控百越地侔千乘艘駕萬舳王臣聘客環至吾府將有以省風而脩好也我有善地不築不蓋我有樽酒不斟不酌其將欲飲詩人葛屨之刺乎甚不然也先是東湖汗漫與江邊際秋潦備助人憂為魚故相齊公築塘以禦之厭伊榮殺水勢且便車馬盡續則懋為塗或微而洪之

民蓋累鉅萬口噫鳥賣切息雷動噓氣霧散繇是行野者駢

肩礙踵不得周旋焉我常侍作橋以張之其修也可以發

二矢其廣也可以方兩軒結構高標揭葉孱顏白晝晴虹

東西竟天愜里開之迫隘通鄉遂之迴去聲還一作遠千輪馳

萬蹄驅渾渾浩浩水流颺駭盛矣哉澤民利物如是其備

也公樂斯橋之豪大慨一作觀斯橋之孤峙常欲建亭卜勢

迭為光華會春物含秀嘯領賓從疑作丞來乎其上下相與

率率履行而東連岡萃然橫我步武以為茲地必答前志

喜形於色竦身而登之即思不若真宰以萬古之勝待我矣

平坳漏削涯崖鴻盤數仞不知加杯土真天造也公斲紆密

思計校呈狀萬材已構他人不知於是匠受令一作教史受

命談笑眇眇而亭成其望也神張一作長其登也形端其高

也渠渠其還也耽耽橫四棟以燾暮闢八扉而呀豁飛廊

連軒以翼翥旁舍杳靄而雲合然後迴首求睇從風開襟

當軒萬井直視千里西山遷迤橫擁遼魯占上護蒼翠古來

無人一朝此地盡得歸我每良辰嘉客思有宴賞輒具餽

酒共為歡娛天晴日宴宴湖光入座寂寞宴虛徹眇然四去或

無鳥過不辨空水於戲牧鍾陵之民五改火矣首年而衣

食富二年而姦慝禁三年而禮讓興大抵以清淨惠慈為

理本剛明正直為化基與民同欲萬戶一令遂用無事里

中或謠曰李公不愉吾何以居李公不室吾何以逸夫如

是即斯亭斯樹士林君子猶以為固歟異日捧飛詔擁丹

朱

朱

散霏然爲霖沃早濡焦彼毗之班白童稚徘徊于堦墀闥者卽羊公之峴首邵伯之棠樹謳歌思慕尤在水久而不在茲日也載嘗忝從事重遊舊所猥獲登踐陋顏一開顧茲盛美普矇有頌然事光而材薄多見其不知量矣是亭居東湖之上因請謚之曰東湖亭

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繞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由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降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豐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未盡

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

榭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如

文粹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集作均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

之其建之皆選之於二字文粹勝境今年暮春月卯牧安定

席公別駕置同正前相國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

連蒼梧炎氣文粹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

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

謂是月况地理卑痺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汚廬乎因問文粹

有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竒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

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楫之以危峯千巔

文粹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鍾之紐集作劍狀鼇之首

二公止旌旗以廻瞻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憚移日  
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集作回邑踵

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集作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

詞曰文粹作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

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時和景清集無此字使俗泰而

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

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

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

之昌愷弟君子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

父母矣茲阜二公脩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

露下蕪忍令父母憇之乎遂借發為父集作公就亭之功

無此字如墻而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謀而為之辨方經踰

等周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糧文粹作力

囿有餘木或掬一杯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

蟻往榛莽可去以自薙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

功畢二之日圻墁之墉息耳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

中豁飛薨翼而四翥東西南集作東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

呈素腹頰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

不陋煙水交浮虫巒疊集作迴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

容影光彩搖瀝入澗集作精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於波裏

熿熿油油集粹作橫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遊禽

出沒乎前後一眄一睇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



夫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乎群度尋幽探異常  
 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此平疇間闕通途在下可以親  
 耕耨可以採謳謠作一亭而眾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  
 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  
 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想  
 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  
 而建斯亭也可署二公亭雖葛藟之云中實文粹其有謂二  
 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忝于文魯觀光上國去之日歷  
 越遊吳歸之辰踰荆經集作漢奢俗之蘭亭姑蘇之華亭  
 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其  
 址未圯文粹作沒山川物像遍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斯德

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其文粹其非備詠入  
 書邑者知之奇境集粹無此四字升吾亭者知之右之製器物造  
 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效古而為之章句  
 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為之記兼借二公  
 之名于記左以為邦榮在位元文粹作賓察亦以次序從公而  
 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校正五十七字

十八夜雨窓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五

記二十九

宴遊三

亭中

李晉陵茅亭記一首

新脩漕河石斗門亭記一首

蘭溪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一首

歙州披雲亭記一首

許氏吳興溪亭記一首

冷泉亭記一首

白蘋洲五亭記一首

四望亭記一首

桂州訾家亭記一首

末州萬石亭記一首

李晉陵茅亭記

梁肅

趙郡李充集作仲山大曆中由秘書郎為晉陵令思所以

退食脩故集作思所以端已崇儉乃作茅亭于正寢之北

偏功甚易制甚朴大足以布集作函丈之席稅履集作而

躋賓位者適容數人則仲山約身臨人集作固集作簡一之

道可知矣解龜後繼其任凡六七人每居於斯必稱作者

之美而仲山安貧養性集作寓于舊邑者十有二年方牧

知之又檄而攝焉仲山清德之嗣孝於家勤於官其攝也

念前之非久政之未成也乃必躬必親必誠必信順集作

思不懈而衆務咸叙未有及者必訪問咨度擇善而從之

則其治足可集無微也君子謂仲山居處恭執事敬出入

一紀再臨斯人有以見位不苟進仕不苟行大來必俟

必於是乎始美于集無起今又觀進德之美

直筆志之謂之晉陵茅亭記貞元元年夏五月記

新脩漕河石斗門亭記

穆貞

斗門卒事之月安平公罷尹杜公寔來明日公會杜公觀

厥成績即得洗心遠目之所盡一覽四時之美乃授中制

翔為此亭有若嵩高二室萬安闕塞實簷前之山清洛麗

都類夫河漢實砌下之池春流夏雲露風霜月殊狀異態

同歸於勝實座中之器一作脩橋曳虹左右扶翼層樓飛

鳳前後擁抱實四楹之飾而顯氣清風徘徊旦暮若有所

為去聲凝為清陰不唯待羊公之登眺李膺之臨汎使忘機

倦俗之客得人人而私之或曰二公之來也境與耳目共

...

清其心心無事源政得於靜有以助清靜之理可無述乎  
刊諸珉一作樂石之陰是為亭記

蘭溪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溪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  
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  
集事信故人治一作阜勤故人阜一作公濟未暮月而其政成後  
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進余以邑之勝賞於是有東  
峯亭之遊背城之闔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刹之上方而亭  
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  
池隍節宇之多旗亭闌闔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  
之繁顧步之際一作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一作颼颼嶺雲

飛軒憑橋洞壑在下南北或作山殊狀昏明易或作異色蒼

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野指遠白而

曳練者問之則曰某田一作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

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

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

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一作又何易

也崇山濬谷佳景勝槩綿世伏匿一朝發明一作朗又何能

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

軍興職壓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

夫鄭滑節度盧公群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

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為難

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十一月己未朔七日乙丑建

歙州披雲亭記

張友正

處高明所以蕩陰滯臨顯敞所以窮遠睎故有岳峙九層雲峩百里極玄功以壯址殫山林於崇構者人力也今則排層空架重峯高出星漢之上坐馳寰區之表者天造也州之陽漸乎水木之陰攢乎山山有佛寺而廻廊翼旋飛閣雲塞萬家井邑在我宇下定一方之勝槩也柱史魏公將命駕遊焉公徘徊賞味情有餘致每美其峯聳絕靈氣紛郁乃竦勁策躡輕屐絕蔓梯崖逕造天巔焉高哉曠乎

果天下之絕境也乃命剡嶠巖秀翳蒼心匠宰序亭形虛無而賓從莫之窺也然後跨峻谷掖脩木疊石爲跌無尋常之地其崇卑廣袤與斷揆朽塗之節稱焉峩峩絕頂一上一作千仞未幾營之屹而冠焉一作屬東風敷和春物

爛山公乃敞層軒披晴空憑九霄以高視周八極而遐觀塊如衆山益分百川龍吳楚之封境領江湖之氣象有足

靡虛懷而攄曠抱矣眺覽未既盡一無此字壺觴云舉瞽史陳藝笙簧合奏仁風洋洋下俚一作同觀一作而吳哇囊空楚舞

嬌春隨天籟以遠去映花林而半出仰之者有若子喬方平弄玉飛瓊相與樂群仙於上清自公之暇理于茲撫傷夷懷流離流離旋矣傷夷痊矣而猶阜俗康民之志憮如

也今市囂在耳村煙在目可以庶風俗之趨尚省農桑之  
豐耗况又暢四肢摠七情神完氣全宣為太和自當淨源  
普洽上下交澤况有襦袴謚乎公問俗之來四序分矣蓮  
府將復星軒莫留人之情也步武所及有一物契於素懷  
者雖細必錄况日經心攝一作攝獲千古之遺勝者愛而不  
書得無寤寐思之乎然歛人被公之仁化也深思異日攀  
公之轅不及瞻此亭也友正家在此山之下獲遊此亭之  
上思刊懋績輒課庸詞若筵筵加鍾而蠡挹海蓬渤之音溟  
茫之波可得而希也又茲峯之高棲天宇上造雲族朝奮  
蔚而暮一有氣字蔚氣氤亭無處所晴景一照夏焉標空今建名  
披雲義在此也其潤色寺宇輝華即郭增東南之巨麗蒼

無終極乎貞元壬午夏四月大火南次之七日記

許氏吳興溪亭記

權德輿

溪亭者何在吳興東部主人許氏所由作也亭製約而雅  
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為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  
夸目參心者或大其閑閱文其節稅儉士耻之絕世離俗  
者或梯構巖巘糾結蘿薜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人寰不  
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煙陰嵐明晦萬  
狀鷗飛魚遊不驚不啁時時歸雲來冒茅洞許氏方岸鵝  
冠支筇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生集作王利欲自  
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自而入焉有田二頃傳于亭下鑑  
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遠不覺

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冥集  
真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可滑於胸中賦夫  
舉世狗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一有其且且繆矣於動靜之  
理君之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  
皆有嘉聞而無批政其靜也則偃曝於斯亭循分食力不  
矯不躁庸詎知今日善閉不為異時之大來耶予知之深  
故因斯亭以廣其詞云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  
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  
而撮竒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

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

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

從洞生水與堦平坐而翫之石本無者可濯足於牀下卧

而狎之石本無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

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石本作滌

見輒石本作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

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西封叢山復湖易為形勝先是領

郡者有相里尹造作集無此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

亭有裴庶子棠棣石本作常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

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稹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

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

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時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  
記石本無馮之者狎之者二者字無所盪滌石本作見輒石本作棠棣石本作

### 白蘋洲五亭記

前人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雪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  
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為名也前不知  
幾千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十一年  
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以遊息焉旋  
屬災潦荐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載委無隙地至開成三  
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卉  
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備之具靡不備焉觀其駕大  
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

西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既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  
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  
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且蓮開水香之夕  
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  
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閭復何如哉  
時予守官在洛陽楊君緘書賫圖請予為記予按圖握筆  
心存日想灑縷梗槩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  
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  
境也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椎輪之楊君績素之二賢始終  
能事畢矣楊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  
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政



成故居多暇日繇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槩二者旋相爲用豈偶然哉昔榭柳爲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龔黃爲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槩兼而有者其吾友楊君乎君名漢公字則又恐年祀寢久集作久遠來者不知故名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四望亭記

李紳

濠城之西北隅爽聳四達縱目周視廻環者可數百里而遠盡彼目力四封不閱嘗爲廢墟無所矜望郡守彭城劉君字嗣之理郡之二載步履所及悅而創亭焉豐約廣袤稱其所便棟幹梯陛依墉以成崇不危麗不侈可以列賓筵可以施管磬雲山左右長淮縈帶下繞清濠傍闕城邑

四封五通皆可洞然大和七年春二月紳分命東洛路出於濠始登斯亭周目四矚美乎哉春臺視和氣夏日居高明秋以閱農功冬以觀肅成一作後蓋君子布和求瘼之誠

志豈徒縱目於白雪望雲於黃鶴庾樓夕月峴首春風蓋一時之勝爽無四者之臨眺斯亭之佳景固難儔儷哉淮柳初變濠泉始清山凝遠嵐霞散餘綺顧余嘗爲王堂詞臣筆硯猶在請書亭表事刻石記言癸丑歲建卯月七日趙郡李紳書

桂州訾家洲亭記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爲特異至若不鷺遠不陵危環山泐江四出如一夸竒競

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惟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

堅集作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濰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

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

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

盜遁姦革德惠敷施基年政成而富且庶當天子平淮夷

定朔河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

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毗集作毗移於集作子間壤伐惡木

剌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

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合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觀倏然

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

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

十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瀛山

集作舍龍宮昔之所大蓄在庭集作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

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

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

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遊於天下者有不屈伏

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

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

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闐車興步騎朝過夕視迄千百年莫

或異故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

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

桂山之靈不足以還集作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北

公之覽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  
余其可以無籍乎

未州萬石亭記

前人

御史中丞清河南崔公來蒞未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  
野叢翳之隙見恠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  
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  
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披其穴則鼻口相呀  
搜其根則啼股交峙環行右本本卒愕文粹作疑若搏噬於  
是剝闢朽壤剪焚榛蕪决澮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  
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竒於茲地非人力也  
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

集作石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

本作上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

藝是野眉龐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

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

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文粹有曰懿夫公之名亭

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祿為二千石既羸集作其數然而

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

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文粹

作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

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

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是卷凡校正七十六字

已卯五月十八日藏園老人閱於石齋之東移

芬苑辨華卷一

